

婦女新知叢書③

拒絕做 **第二性** 的女人

西蒙・波娃訪問錄



愛麗絲・史瓦茲 著
婦女新知雜誌社 出版

婦女新知叢書

① 鳳凰群相 (英文版「當代傑出職業婦女」)

Images of the Phoenix

陸台蘭主編

中國婦女如何從傳統角色脫離或八〇年代的專業女性？本書根據台北國際社會電子所主持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系列，精選出二十二位傑出女性的訪問，呈現各行各業婦女在男性中心社會的工作體驗及女性在轉型期社會所面對的挑戰。全書以淺見淺語的英文寫成，亦可當做進修英語的讀物。

定價：二〇〇元

② 當代傑出職業婦女

鄭至慧主編

本書是「鳳凰群相」的中譯本，受訪對象包括：張艾嘉、紀政、焦雄屏、梁丹丰、馬以工、鄭淑敏、吳美雲、殷允凡等人。

定價：一五〇元

波娃寫作的情景



撰寫「一切道盡行盡」
（波娃回憶錄：一九六二至
一九七二年）時的西蒙·波娃





波娃與沙特半個
世紀來經常一起
工作，為相同的
目標奮鬥

上：在馬賽當哲學教師
時的波娃

下：沙特（最左）和波娃
（最右）與友人在咖啡廳
相聚



惹內相交四十年，兩人
於今年四月相繼辭世，
象徵了一個文學時代的
結束。



沙特和波娃加入七〇年代法國社會運動，
在街頭賣「人民理想」刊物



目錄

前言

西蒙·波娃

3

作者簡介

5

原作者序

愛麗絲·史瓦茲

7

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

25

我們不是不可批判的

51

第二性：三十年之後

71

女人爬得低跌得輕

89

投這個世界的反對票

105

只做一個女人是不夠的

117

跋「拒絕做第二性的女人」

李元貞

133

西蒙·波娃年譜

139

附錄：

一、沒有沙特，那有波娃？

傅偉勳

147

二、波娃與沙特——兩個獨立自主的存在

李元貞

155

婦女新知叢書③

拒絕做第二性的女人

西蒙·波娃訪問錄

愛麗絲·史瓦茲 著

婦女新知雜誌社 出版

AFTER THE SECOND SEX

Conversations with Simone de Beauvoir

By Alice Schwarzer



前言

西蒙·波娃

愛麗絲·史瓦茲 (Alice Schwarzer) 對我所作的採訪是在一九七二年初到一九八二年九月間進行的。我們既有私誼，又同為女性主義者，因此她能提出使我感興趣的問題，我作答時也毫無保留。這些對話精確地記錄了我在這段期間對女性主義所持的態度——這也是我至今秉持的態度。事實上，自從一九七〇年我積極參與當時所謂新女性主義後，我的觀念幾乎不會改變，只就女權運動的實務觀點上做了少許修正。我所謂的實務包括：我與其他婦女的關係，婦女們寫給我的諸多書信，我所參加的各種行動等等。我贊成用經驗來塑造思想；起碼這是我一貫的作風。所以閱讀這本訪問錄，應按照進行訪問的年代順序，因為我的思想隨著時間做了一些修正。

本書討論的主題是我身為女性主義者所秉持的態度。但愛麗絲·史瓦茲也向沙特與我問及我們的關係，因此我覺得不妨對此多加說明。有些女性主義者以為：女人只要和一個男人密切掛鉤，就不可能像她們那些女性主義者一樣地奮戰不懈。我不同意這種觀

點。我想說明這兩者是可以並存的，至少在我的經驗中是如此。我樂見本書出版，它將使大眾更了解我，也希望大家能因此更了解我所獻身的目標。

作者簡介

愛麗絲·史瓦茲 (Alice Schwarzer)，一九四一年生，女性主義新聞從業人員，也是西德婦女運動最有名的活躍人物。從一九七七年起，她擔任 *Emma* 雜誌（西德最早創刊及最重要的女性主義雜誌）的主編及發行人。在法國婦女運動中，她與西蒙·波娃共事了十年（一九七二——一九八二）而作成這些採訪，本書先以德、法文出版，一九八四年譯成英文出版，書名為 *After the Second Sex: Conversation with Simone de Beauvoir*。本書即根據英文本譯成。



原作者序

愛麗絲·史瓦茲

我頭一次見到她是在一九七〇年，當時她的態度並不十分親切。不過我那時是因為訪問沙特，碰巧遇見她的。那是一九七〇年五月的巴黎。國家安全法庭正在連連審訊左派政治犯，因為他們策動勞資糾紛及抗議活動。當時甚為流行進佔工廠以及扣押管理人員做人質。政府一方面加重刑罰（最多可判終身監禁），一方面加強警力。一些參與行動的激烈派年輕知識份子遭到逮捕或騷擾，有些人轉入地下。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接受審訊的時候，在社會上引起激辯，而示威羣衆與警察也發生嚴重的街頭衝突。

那時候我在巴黎擔任特派員，主要是報導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所造成的影響，尤其是在工廠和社會方面。當時在德、法兩國最熱門的問題是「革命暴力」。個人是否有用革命暴力來抵抗暴力鎮壓的權利？有的話，以暴制暴的最大界限在那裏？

在那段時期，沙特公開同情毛派，保護他們，並且替他們宣傳。他是毛派刊物「人民理想」（La Cause du Peuple）的法定負責人，他在雷諾工廠門口散發傳單，公然

表示支持，並且就當時的審訊發表極受矚目的評論，措辭尖銳，讓政府深感不安。在這些案子正在開庭的一天，他答應接受我的訪問，談「革命暴力」。所以我坐在他的公寓裏，做半小時的訪問。我們的熱烈談話將近結束的時候，有人用鑰匙把門鎖打開，來人正是西蒙·波娃。她不高興地瞟了我一眼，然後很快地，跡近不耐煩地，提醒沙特，他們得出席記者會。然後她坐在靠牆的書桌後面等，很不耐煩。我可以感覺出來她因為時間擔誤了而十分不快，因此我覺得很不好意思。這是我第一次領教到她的彆扭勁。衆所周知，她碰到不對勁的人或情況的時候，常常表現出冷淡的態度。很久以後，我體會到她不輕易妥協的個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她一旦從心裏接受一個人，也是不輕言放棄的。

訪問結束後，我們三個人擠進狹隘的電梯，我小心地和波娃攀談，她卻根本無意搭理我。

沒關係。對我而言，與「第二性」的作者面對面就已經够令人感動了。我的德國同事幾年前就說過：「波娃點亮了一座燈塔，給本世紀後半的女性照亮了一條路。」在黑暗的五十與六十年代，新的婦女運動尚未降生，「第二性」就像是我們這些正要覺醒的婦女之間彼此傳遞的暗語。而西蒙·波娃本人、她的一生、她的作品都成了一種象徵；

象徵著即使是一個女人，也可能突破所有的阻礙，衝破習俗與偏見的限制，按照自己的意願過這一生。這份象徵意義迄今猶在。

一九七〇年五月之後的幾個月，政治事件發展迅速。第一個法國婦女團體就在那年夏天成立。我九月加入。第二年春天，MLF（註）發起聳動的反對人工流產禁令的運動。三百四十三位婦女——包括數位極為著名的婦女——公開宣布她們曾經墮胎，並要求每位婦女享有同樣權利。西蒙·波娃也是其中一位。

才不過幾個月之前，法國第一份女性主義集體刊物「零年」（L'an Zéro）還曾經因為波娃「唯沙特是從」而拼命找她麻煩，更不滿意她替男性刊物「現代」（Les Temps Modernes）寫稿。如今西蒙·波娃回憶起來，還說：「我那時候很生氣。」

然而，就在同時，有些參與婦運的女士主動與她接觸，請她加入。她自然而然，毫無顧慮地答應了。對我們女性主義者而言，她這麼做不僅表示了大力支持，而且是極大的鼓舞與肯定。

從此之後，對與她一起從事政治活動，或者傾心相交的婦女，她從來沒有拒絕過任

註：MLF（Mouvement de la Libération des Femmes）是法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激進團體。